



■ 1983年初,白石在省委办公室工作

五

谁也想不到,到了1982年所里正式酝酿接班人的时候,几经比较,几经周折,我竟成为唯一的一个被领导班子成员和多数群众所接受的所党委书记的提名人,上报中科院以后,很快得到了批准。不少人想得到这个职位都落空了,我对这个职务想都没有想过,结果却落到了自己的头上。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杨柳成荫了。

研究所是中科院直接领导,但主要领导的任命须经得省委同意。一般讲中科院同意了,省里也只是走个手续而已。可是谁也想不到,这个手续就是走不下来。中科院催促,所里党委书记去催促,半年过去了,仍然没有消息,这不是工作效率低的问题,也不是人们常说的拖拉作风所致。其中必有缘故,可是为什么呢?谁也想不清楚。

老书记很着急,他到省里找了多次也不给个明确答复,便决定带着我去找省委组织部,要求省委赶快下文。我说这样的事我去不好吧!哪有个人要求组织对自己的任命快批的?您去就行啦!老书记说我已经跑了多少趟了,他们光应付。有你去我要让他们当面说清楚,中科院批了半年了,省里为什么老是拖着?有什么问题让他们当面说清楚。我十分为难:这话我不好说。一定让我去,我可不说话。

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部长立即接见了我们。他也已经70岁左右了,人很和气。老书记发了一通脾气以后,他不仅没生气,还和蔼地笑着说,中科院批准了,省里决不会阻拦的。但是任命嘛!还得等一等。几个月都等了,不会再让你们等几个月,快了,再等一等。老书记生气地说,我真不明白,中科院早批了,省里还有什么犹豫的?有什么意见明说,没理由又拖着不办,省委办事怎么能这么拖拖拉拉?部长说你误会了,不是省委办事拖拉,近一个时期省级机构改革,实在太忙啊!

老书记火了,再忙也不差我们所这一个人嘛!省级机构改革要紧,中科院机构改革就不要紧?而且省里各个摊子都在照常运转,我们那里可是火烧眉毛啊!现在连党组会也开不成。中科院那么重要一个所,一大摊子人都是 from 全国四面八方调来,新凑在一起,急需一个强有力的班子领导啊!现在整天只要我一个老头子,我实在受不了啦!

部长还是笑笑安慰说,没多久时间了,再坚持一下吧!老书记还是不依不饶说,白石同志今天也来了,我向省委说明,他已经正式主持全所工作了,这可是名不正言不顺,对工作对他本人都是十分不利的。省委到底为什么长期不批?如果对他还有什么疑问、怀疑,也希望说明。他虽然在场,可是他是经得住磕碰的,当面谈也没啥关系。

部长连忙否认:不,不,省委对白石同志绝没有不信任或是怀疑的地方。老书记说那我就明白了,为什么长期不批?忙绝不是理由,这期间省委任免了多少干部,难道就差这一个人吗?王部长有些无可奈何,神秘地笑了笑,显然他已被老书记逼到了墙角,再想含糊推脱不行了,只好透露点实情,吞吞吐吐地说:“是这样,省委对白石同志的使用,有点想法……不过,这一切还在考虑中,没有定。”

我从副处级一步跨进省委常委



白石

六

省委有点想法,什么想法并没有说。我经过长期劳改和群众专政,受到的怀疑和不信任太多了,在这方面十分敏感。觉得自己只是个副处,也没有在县、地党政领导机关当过领导,虽说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过我们不能老守着台阶的旧观念,干部的提升,不能只限于现行党政干部中区、县、地一类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可是实际工作中有些人又往往重视一个资历,重视个台阶。省委有点想法,是不是觉得我从副处越过正处,副厅一下到正厅,这格也破得太大了。说是没怀疑,对我这样一个多年劳改的人,是不是还有什么不信任?

倒是老书记当领导多年,一听省委有点想法,便立刻意识到可能是调到省里哪个厅局,因为一提出领导干部“四化”,学历这一条就把人们限制住了,哪里选人都很难。省里各部门很着急,都在物色接班人。很可能是省委觉得研究所大学生多,选人容易,要把白石调走。所以老书记马上着急地说:哎呀!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那里是火烧眉毛,好容易选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要拿到别处去,我们可绝对不能同意。部长心里明白,到时候你想挡也挡不住,而且你也不会挡了。不过这话不能说出来,只好笑笑说,好吧!

我一定向省委反映你的意见。

省委的那点想法是什么?我和老书记都没猜对。

找省委以后没几天,我正在厨房和面准备蒸馒头。以前这些家务事都是妻子冯以平做的,自从去年她当上报社总编辑以后,百事缠身,下班总是回来很晚。我们早已搬到所里新建的大院上班,宿舍也在院里。研究人员又不是严格的坐班制,时间灵活,这做饭的家务事儿,便大部分成了我的事儿。正巧这天冯以平下班早,进家一看我穿着一个大花围裙,两手是面便急了,风风火火地说:“哎呀!你怎么这个样儿啦!快洗手去。”我莫名其妙。

“哎呀!你还愣着干啥?省委解峰书记找你,快!”妻子十分着急。“解书记?咱也不认识,他找我干啥?”我十分纳闷儿。她说:“我也奇怪呢!他找你干啥呢!”说到这里她也有点犯思索。但看到我还站着不动又急了:‘你快洗洗手走人啊!车在下头等着你哪!’这回我也急了:“来车了?你早说呀!”她这才有些抱歉地说:“你看这一慌我倒忘了说了。”她说一回来正好碰上一个年轻人问你住哪儿呢!我问他是谁,他说是省委解峰书记的秘书,解书记请白石同志马上去一趟,就赶

紧跑上楼来也没说清楚。

坐到车里,我问秘书:“您贵姓?”秘书客气地欠了欠身:“我姓杨。”我说:“啊!杨秘书。”秘书十分不自在地笑了笑,好像承受不起这秘书的称呼:“啊!以后您就叫我小杨好了。”我觉得也没叫错呀!现在不是都这么叫吗?况且省委书记们的秘书顶小也得是个处级,和自己一样,有的还是副厅,自己怎么好不称官衔呢!我想了想,这个小杨还是叫不出口,便说:“杨秘书……”“不!不!”我一张口,杨秘书马上打断了我,连说了几个不字,然后十分爽快地说,“您就叫小杨或者小杨子。”我一看对方态度十分真诚,绝不是客气,虽不明个中情由只好免了这个开头语,试探地说:“知道解书记找我有什么事吗?”杨秘书从前座上扭过头来好像十分抱歉地说:“啊!不清楚。”

我和解书记没见过面,更没私人交往,什么事呢?竟然连秘书也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还是不愿意告诉我?不管是真不知道还是保密都没法再问了。我又不善于交际,向来也不会那种自来熟,只好沉默了。可是我的心里却是七上八下一个劲儿地翻腾。事先不打招呼,又搞得这么神秘,这是什么事呢?



■ 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陕西长安县韩家湾生产队社员正在领取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

七

终于到了,不是省委机关而是解书记的家里。一进入客厅,解书记便笑着迎过来,热情地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白石同志?坐坐。”许多年来没单独见过这么大的官了,我心中充满了惶惑,虽然书记一个劲儿让我坐,但我还是拘拘束束地立在那里。可是书记却执意让坐也就只好坐下了。书记给我倒了一杯茶,他才坐下来:“今天把你找来,是通知你经中共中央批准,你进省委领导班子,任省委常委。”

“我?任省委常委?”书记的话虽然听清了,可是又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恐怕弄错,所以还是惊愕地问了一句。书记笑笑:“是啊!你任省委常委。”

“我能行吗?”我有些惶惑。书记仍然慢声慢语地解释说:“省委经过多次考察研究,根据你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尤其是在反右运动中,顶住巨大的压力,没有的事情,错误的批判,一概不接受,决不说违心话,那是很不容易的。虽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几乎葬送了自己的一生。但是重新工作以后,仍然一如既往,顶住巨大压力,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在改革的道路上进行着很有价值的探索。你近几年来发表文章的要点省委几个领导也都看过,大家觉得领导班子中,应该吸收这样的人。你可能觉得自己多年没工作,

又没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一下到省委领导岗位干得了吗?省委对这些问题也都考虑过,认为你会胜任的。”

“这太突然了,我怎么预先一点也不知道啊?”解书记说:“你不知道,我们却是多次考察酝酿很久了。这次进省委省政府班子的只有六个人,却是从几百个目标中挑选出来的。省委常委对你们几个已经讨论多次了。消息没透露出去,说明保密工作做得好。”

“到省委分管什么工作?”我仍然有些惶惑。解书记说:“还没最后定,初步考虑,让你分管组织。按你的性格,又比较超脱,在省里也没有什么拉拉扯扯的关系,和这个派那个派没任何瓜葛,担任这个工作是合适的。也可以分管办公厅。你回去考虑考虑,把意见告诉我。”看书记看了看表,我也看了看表,已经快12点了,便只好告辞。省委多次派工作组考察,在全所进行民意推荐投票,有一次中央组织部还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这么大动作,为什么所领导和我都没察觉事情有变呢?我们都以为这还是为考察当所党委书记的事呢!中组部找我时,老书记倒是有过怀疑,中科院考察了,中组部怎么还来呢?他猜想准是上边对这样一个人有争议,20多年不是劳改就是农村劳动,由个副处一下当中科院研究所

的一把手,是让人有点担心啊!任所党委书记,都觉得是连升三级,他哪敢还往高里想啊!谁又会往省级领导那里想呢?

上世纪80年代初党中央提出了要进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省、地、市、县等机构改革,确实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革命。机构改革的关键就是按“四化”要求改建中央各部及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四化”不仅是一个口号,而是有具体杠杠、有硬指标,是容不得换汤不换药、蒙混过关或打马虎眼的。

那时的省委班子,是中央不久前调整过的,主要领导不少是被打成反革命、走资派,多年靠边站,复出后急于想干一番事业的人,反对任人唯亲。省委按照“四化”标准提出具体条件,让每个地市、厅局级单位、大专院校等各推荐两名适合进省级领导班子的人选。一下就提出600多人,经过详细筛选、考察,逐步缩小,又缩小到20人,中央也派来了工作组共同进行选拔工作。最后确定我们4人进入省委领导班子,两人担任副省长。新的省委班子包括新进的4名大学生,才有13人。新进的人中,都不是领导身边的人,而且以前一直也没在领导视野之内。中央很快批准了新的方案,说这是个搞五湖四海的领导班子,中央很满意。

摘自2007年第7期《炎黄春秋》